

皖南地区的九姓漁民及其方言*

黃曉東

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

提要 本文介紹了皖南地區船上人的口、分布、生活和風俗等情況，描述了他們的語言生活和語言特點，並與當地岸上居民及浙江九姓漁民的風俗和方言進行了比較，初步判定皖南船上人是浙江九姓漁民的分支。

關鍵詞 皖南、九姓漁民、方言、語言特點

引言

九姓漁民是我國舊時的一類賤民。他們是以舟為家、以捕魚為業的水上居民，主要分布在錢塘江干支流上。一般認為“九姓”是指陳、錢、林、袁、孫、葉、許、李、何九個姓。關於其來源問題，至今仍是一個懸案。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元末陳友諒的部屬被朱元璋貶入漁籍，不准陸居，並改從賤業，故而形成這一特殊的群體。此外還有亡宋遺黎避世說、古越族或疍民後裔說等。¹

以往的研究幾乎都局限於浙江境內的九姓漁民，至於其他地方是否存在九姓漁民，他們的生活、習俗及語言面貌如何，則鮮有涉及。本文報告了生活於皖南地區的水上居民，並運用民俗學和語言學的方法，初步證明他們是浙江九姓漁民的分支。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九姓漁民研究的空白。

一 皖南地區的船上人

1.1 姓氏和來源

皖南地區的水上居民自稱“船上人”，稱岸上居民則為“岸上人”。他們只有陳、葉、錢、汪四姓，以“陳、葉”兩姓居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汪”姓在通常所說的“九姓”之外，但不能光憑這一點就否認他們九姓漁民的身份。相反，這也許印證了傅衣凌(1963)和朱海濱(2006)的觀點，即九姓漁民並非只有九個姓，“九”應泛指多數。據筆者了解，浙江金華和蘭溪的九姓漁民有“施、田”等姓氏，也在九姓之外，可作旁證。

關於皖南船上人的來歷，史料未見記載。當地船上人一致聲稱，他們的祖先來自浙江建德附近的七里泇，²逆水捕魚，至此未歸。但來皖的具體年代，則無人能曉，只說那是很久遠的事了。

* 本文受到北京語言大學青年骨幹教師項目(2006 年度)的資助，曾在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第 14 屆年會暨漢語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 2007.4.6-10)上宣讀，發表時作了修改。

¹ 參見傅衣凌(1963)、方向(1994)、曹志耘(1997b, 1999)、賴青壽(1999:9-68)、朱海濱(2006)等研究。

² 據《建德縣志》(1986:74)，“‘七里泇’又名七里灘、七里瀨，是錢塘江在縣境內河段的名稱。新安江與蘭江在梅城東關會合後，折向東北流 7 公里至烏石灘進入峽谷，下與桐廬縣的嚴陵瀨相接，長 20 公里。古諺云‘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因名。”

方向(1994)在讨论浙江建德九姓渔民的来源时,倾向于“来自徽州说”,即朱元璋的部队攻打徽州时,九姓渔户曾帮助元兵守御,双方苦战了三个月,伤亡极大,朱元璋的部队挖地道入城,最终取得了胜利,之后便将九姓渔户罚为水上贱民,不得上岸居住。

赖青寿(1999:15-17)已经对这种说法进行了驳斥,本文不再赘述。笔者在调查中从未听到渔民帮助元兵作战的传说。至于陈友谅部属被贬入渔籍或南宋亡国大夫遗族的传说,皖南船上人亦闻所未闻。

1.2 人口和分布

皖南地区的船上人原来几乎都分布在屯溪,解放后(主要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陆续迁往皖南各县。今主要分布于新安江(钱塘江上游)沿岸,以屯溪为中心,包括休宁、黟县、歙县、绩溪等地。此外,长江水系的黄山区(原太平县)、宁国、祁门等地也有分布。也就是说,皖南地区的船上人主要分布在原徽州地区。据估计,今皖南船上人总数应在四千以上。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皖南地区船上人的人口和分布

县(市)	乡镇(居委会)	人口(计家眷)	迁入年代
屯溪	阳湖镇稽灵山居委会、杨梅山居委会、黎阳镇闽口村附近所处位置实际属休宁县管辖	两千以上计散居的	解放后陆续上岸定居,至 1986 年全部上岸
休宁	流口镇、五城镇龙湾村、秀阳乡县城也有少量分布	迁入时有几十户,今应有几百人	1962 年至文革前
黟县	散居	迁入时有十几户	1969
祁门	散居	迁入时有二三十户	1956
黄山区	仙源	迁入时有一两百人,今应有上千人	1964
歙县	渔梁坝	迁入时只有几户	1961-1962
宁国	河沥溪	迁入时有一两百人,今应有上千人	1963

(20 世纪 80 年代绩溪县曾到屯溪招了十几个船上人去做工,今已基本返回屯溪。)

据《休宁县志》(1990:592),“(端午节时,)临河城镇,如海阳、万安、溪口、龙湾等地有‘赛龙船’的风俗。木船前后梢安装龙头龙尾(万安有特制周身刻有鳞状的龙舟),参与表演者多是船民。有的潜入深潭捞取硬币、咸鸭蛋、粽子等,有的在大石桥或船架上(龙船上置有高木架)跳水,俗称‘打漂’。两岸观众云集,气氛热闹紧张。抗日战争期间,赛龙船已少见……”从这段描述来看,休宁县海阳、万安、溪口和龙湾等沿河城镇似乎早就有船上人了(至少抗战之前就已存在),而且端午节的风俗与屯溪船上人相同(见下文 1.3)。而屯溪船上人告诉笔者,休宁等地的船上人都是解放后才从屯溪迁过去的。事实究竟如何,仍有待核查。

1.3 生活和风俗

皖南船上人过去一直生活在船上,以捕鱼、撑船或放排为业,生活十分艰辛,真正称得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过去由于船上人流动性大,孩子无法上学,因此绝大多数船上人不识字。解放后,政府组织船上人分批上岸,安排住房和工作,船上人的生活状况和教育情况得以根本改观。

长期以来，船上人深受社会歧视，岸上人不愿与之通婚，因此通婚只限于船上人内部。解放后，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扭转，如今船上人与岸上人之间通婚已经非常普遍。

皖南船上人过去还有一些风俗习惯不同于岸上人，例如：

- (1) 船上人的打扮与岸上人有所不同：船上人不分男女老幼，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打赤脚赤脚”，这是由他们的水上生活所决定的；少数船上人给男孩的左耳戴上耳环，且终身不除，据说是为了利于养活；男孩脚上常戴两个银环，女孩则戴项圈(有的项圈上还挂有银锁)。
- (2) 旧时每逢端午，船上人就自发组织龙舟竞赛，并由水性好的船上人进行跳水表演。(见上文 1.2)
- (3) 旧时船上人行船时看到庙宇即在船头祭拜，以求平安。
- (4) 船上人有许多特有的禁忌，例如忌女人走跨船头、船尾；吃鱼时忌整条翻转等。
- (5) 船上人中改称的现象比岸上人普遍，例如称父亲为“阿叔儿”、“阿母”，称母亲为“阿婶”、“阿爷”、“阿姨”、“阿姑”等，有的甚至直呼父母的名讳。改称也是为了孩子容易养活。船上人中改称现象之所以十分普遍，应该是其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孩子容易夭折的原因造成的。

皖南船上人与浙江船上人³在生活、习俗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之处如：

- (1) 都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有的兼放排和航运)。
- (2) 船上人内部通婚。
- (3) 无法上学，文化程度普遍很低。
- (4) 穿着打扮与岸上人有别。
- (5) 端午节赛龙舟。
- (6) 由于特殊的生产生活条件，船上人的禁忌较多，迷信思想一般较重。
- (7) 婚丧仪式一般比较简单。

不同之处如：

- (1) 浙江船上人有所谓隔船“抛新娘”的婚俗(蒋祖云 1996，许群 1996，赖青寿 1999:157-163)，在皖南地区则无。
- (2) 浙江船上人旧时有专门的妓船——“茭白船”或“江山船”(方向 1994，施怀德 1994，朱海滨 2006)，在皖南地区则未听说。
- (3) 浙江船上人奉周宣灵王为船神(赖青寿 1999:165-167)⁴，皖南船上人则逢庙即拜，无专门的船神。

总的来说，皖浙两地船上人的生活习俗大同小异，初步印证了二者同源的说法。

二 皖南船上人的方言

由于皖南各地的船上人几乎都来自屯溪，因此他们的方言也都基本一致。笔者于 2006 年 8 月赴屯溪船上人聚居区进行了调查，下文一律以屯溪的船上话作为皖南船上话的代表。

³ 据曹志耘(1999)，建德九姓渔民一般自称“船上人”、“船浪人”或“船拉人”，意思都为船上人。

⁴ 方向(1994)则认为浙江船上人的船神是三国时的关羽，九姓妓船则供奉白眉神。

2.1 皖南船上人的语言生活

皖南船上人的方言与岸上话迥然不同，船上人说“船上话”（他们自称），而岸上人一般说当地方言（以徽语为主），两种方言之间不能通话。但船上人几乎都会说当地方言，而岸上人除少数老人以外，一般不会说船上话，因此船上人与岸上人都用当地方言交流。

自从上岸定居以后，船上人与岸上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船上话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受岸上话的侵蚀。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在当地语言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船上人中的年轻一代正逐渐放弃船上话，而改说岸上话或普通话。据笔者观察，若父母双方都是船上人，其子女一般仍以船上话为母语；若父母有一方不是船上人，则其子女往往改说岸上话或普通话。至于婴幼儿，则不管父母双方是否为船上人，都一律与之说普通话。

2.2 皖南船上话与其他方言的比较

皖南船上话是来自祖籍地方言还是皖南当地方言？抑或是另有来源？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解决皖南船上人的来历问题。下文分别对皖南船上话、屯溪话及浙江建德船上话的语言特点进行了初步的比较。⁵

2.2.1 皖南船上话与屯溪话的比较

相同之处(举例均用船上话说法):

- (1) 古全浊声母清化，逢塞音塞擦音部分送气(但船上话读送气字的比例远大于屯溪话)，例如：排^{ph^ha⁵⁵} | 近^{tɕ^hin³³} | 地^{t^hi²⁴} | 贼^{ts^hɿ³³} | 毒^{tau³³}。
- (2) 泥米母洪混细分，例如：暖=冷^{le³³} | 年^{nie⁵⁵} ≠ 连^{lie⁵⁵}。
- (3) 分尖团，例如：焦^{tsiau⁵³} ≠ 浇^{tɕio⁵³} | 酒^{tsiou³¹} ≠ 九^{tɕiou³¹}。
- (4) 少数非组字读作[p]组声母，例如：尾^{m³¹} | 伏^{ph^hu²⁴} | 蚊^{man⁵⁵} | 网^{mu³³}。
- (5) 都有[v]声母。
- (6) 二者知系字读法一致，即庄组字基本读[ts]组声母；知章组二等字多读[ts]组声母，三等字基本读[tɕ]组声母。
- (7) 见系开口二等字白读[k]组声母，例如：街^{ka⁵³} | 敲^{k^ho⁵³} | 学^{xu³³}。
- (8) 影疑母今洪音字读[ŋ]声母，例如：牙^{ɲu^e⁵⁵} | 矮^{ŋa³¹} | 安^{ŋe⁵³}。
- (9) 蟹摄一二等有别，例如：开^{k^he⁵³} ≠ 揩^{k^ha⁵³} | 该^{ke⁵³} ≠ 街^{ka⁵³}。
- (10) 止摄开口知章组字与庄组字有别。
- (11) 有长元音韵母。
- (12) 古清上与浊上不合。
- (13) 文白异读现象比较简单，有小称音和小称变调。

不同之处:

- (1) 船上话古入声字全部失去塞音尾，例如：急^{tɕi²⁴} | 桌^{tsu²⁴} | 隔^{ka⁵³} | 石^{ɕie³³}；屯溪话古清入字保留不太明显的喉塞尾。
- (2) 船上话咸山摄除山合一个别帮组字、宕江摄部分、梗摄开二字在白读中无鼻音尾，其余韵摄的字均收[n]尾；屯溪话咸山宕江摄全部、深臻曾梗摄的大部分字今读无鼻韵尾。
- (3) 船上话果摄字部分或全部合入[u]韵，例如：果=古^{ku³¹} | 火=虎^{xu³¹}；屯溪话无此

⁵ 上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原来生活在浙江七里泷一带的九姓渔民被集中安置在建德的梅城、三都和大洋三个镇。本文中的建德船上话即指这三个镇上九姓渔民的方言，材料来自曹志耘(1999)。屯溪话的材料来自平田昌司主编(1998)。

现象。

- (4) 船上话鱼虞分别的痕迹比屯溪话明显。
- (5) 船上话效摄一、二等没有区别，例如：宝=饱 po^{31} ；屯溪话有别，例如：宝 px^{32} ≠饱 po^{32} 。
- (6) 船上话流摄一三等不合，例如：狗 kau^{31} ≠九 $tɕiou^{31}$ ；屯溪话合流，例如：狗=九 $tɕiu^{32}$ 。
- (7) 船上话山摄一、二等没有区别，例如：肝=间 ke^{53} ；屯溪话有别，例如：肝 $ku:ə^{11}$ ≠间 ko^{11} 。
- (8) 船上话梗摄三四等字韵腹一般为高元音[i]；屯溪话则为低元音[e]。
- (9) 二者归调情况很不一致，例如船上话入声消失，屯溪话保留阴入调；船上话古浊平与清去字不合，屯溪话合流。

2.2.2 皖南船上话与建德船上话的比较

相同之处：

- (1) 古全浊声母清化，逢塞音塞擦音部分送气。
- (2) 泥来母洪混细分，但建德有的点(如梅城)洪音字只有部分相混。
- (3) 分尖团。
- (4) 二者知系字读法一致。
- (5) 见系开口二等字白读[k]组。
- (6) 影疑母今洪音字读[ŋ]声母。
- (7) 部分果摄字合入[u]韵。
- (8) 效摄一、二等没有区别。
- (9) 流摄一三等不合。
- (10) 都有小称音和小称变调。

不同之处：

- (1) 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屯溪逢塞音塞擦音绝大多数送气，极少数不送气，送气与否无明显规律可寻；建德逢塞音塞擦音平、上、入声不送气，去声送气。
- (2) 屯溪有[v]声母；建德无。
- (3) 屯溪有长元音韵母；建德无。
- (4) 屯溪入声消失；建德分阴、阳入。
- (5) 屯溪古清上与浊上不合；建德古上声合流。
- (6) 屯溪文白异读现象比较简单；建德则比较复杂。
- (7) 屯溪小称方式主要是在原音节的韵母后面加上鼻尾[n]；建德则加自成音节的“儿”[n³³]。

2.2.3 词汇、语法特点的比较

下文举例说明皖南船上话与屯溪话及建德船上话在词汇、语法方面的异同点，见表2(附建德话以资比较)：

表2 皖南船上话与其他方言的词汇、语法特点比较

项目	屯溪船上话	屯溪话	建德船上话	建德话
玉米	包萝	包萝(儿)	六谷	包萝
说~话	话	讲	话	讲
没有动词	没得	没得	弗有	弗有
没有副词	不曾	[不曾]pan ²⁴	未	未
爸爸	阿爷	爹、爷、爸斯	阿□u ⁵⁵	爸(爸)、爹(爹)
婶婶	阿婶	婶儿	阿婶	婶婶
我	稳 ^{van} ³¹	我(伢)	我(农)	党 ^多 、印an ²¹³
你	尔	尔(伢)	尔(农)	尔
他	渠	渠(伢)	渠(农)	渠
这	个ki ⁵³	个ka ³²	佗ka ¹²	佗ka ²
那	咪 ^{mi} ⁵³	么mo ⁵³	尔n ²¹³	末ma ²
什么	鞋 ^呢 xa ⁵⁵ ni ²²	底物	啥哩	啥哩
不	不	不	弗	弗
吃得可能补语	吃得	吃得	吃(了)得	吃得

2.2.4 小结

上文对皖南船上话与屯溪话及浙江建德船上话的语言特点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发现：

- (1) 皖南船上话是外来的。这主要表现在与屯溪本地话相异的特点上，尤其是那些重要的语音特点、核心词汇和基本的语法现象，例如鱼韵字船上话有[ɲ i y a u e e ou ɾ u n]等多种读法，而屯溪话则只有[i y ɾ eu]等少数读法；“说~话”船上话用“话”，而屯溪话用“讲”；船上话亲属称谓多带词头“阿”，屯溪话不带词头“阿”；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船上话为“稳^{van}⁵³”，而屯溪话为“我(伢)”；疑问代词“什么”船上话用“鞋^呢xa⁵⁵ni²²”，而屯溪话用“底物”。这些重要差异的存在，说明二者应该有不同来源。
- (2) 皖南船上话存在的历史已经很长。通过上文的比较，我们看到皖南船上话的许多特点与屯溪话一致，其中有些特点可能两种方言原来就一致，也有的是屯溪话对船上话的影响所致。毕竟，无论从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还是人口数量上来看，船上人都处于弱势。因此其方言也很难抵制本地强势方言的渗透和侵蚀。从皖南船上话的现状来看，它受屯溪话侵蚀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说明二者接触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
- (3) 皖南船上话与浙江船上话拥有许多共同特征，而且其中有的是皖、浙岸上话都不具备的(例如“话”指“说~话”，亲属称谓多带词头“阿”)，这似乎暗示了皖、浙船上话有过历史渊源关系。当然，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判断二者同源的证据仍嫌不足。因此，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待于今后的调查研究。

三 皖浙船上人的关系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初步认定皖浙两省的船上人同属于一个族群，即分布于钱塘江流域的九姓渔民，皖南船上人应是浙江船上人的分支。我们的证据主要有：

- (1) 口碑资料。皖南船上人一致声称，他们的祖先来自浙江建德附近的七里泷，因捕鱼来此。
- (2) 从姓氏来看，皖南船上人只有陈、叶、钱、汪四姓，除“汪”姓以外，其余三姓均在一般认为的“九姓”之列。而且，我们也赞同“九姓”并非确指的看法，即可能包括其他姓氏在内。

- (3) 皖浙船上人拥有共同的生活地域，即他们都生活在新安江——钱塘江这条交通大动脉上。赖青寿(1999:16)指出：“安徽的徽州地区与浙江的严州地区，借着新安江(又名徽江)这条水道始终保持着一衣带水的关系，不仅在自然地理区域上关系颇为密切，而且从文化区的划分来看，也处于一个文化同源区域中……”曹志耘(1997a)也把新安江流域的徽、严二州并举，把该地域的文化称为“新安文化”。
- (4) 皖浙船上人拥有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类型。二者无论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社会地位还是风俗习惯方面，都极为相似。
- (5) 从所操语言来看，皖、浙船上人也存在不少共性。一方面，他们都有自己的方言“船上话”，与岸上话界限分明；另一方面，皖、浙的船上话也存在许多共同特点，其中有的重要特点不见于皖、浙的岸上话。

当然，囿于材料(尤其缺少足够的文献材料)，我们的讨论还很不充分，关于皖、浙船上人的关系，仍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1997a. 〈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安文化论纲〉, 载《'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 曹志耘. 1997b. 〈浙江的九姓渔民〉, 《中国文化研究》3。
- 曹志耘. 1999. 〈浙江九姓渔民方言的语音特点〉, 载《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首届汉语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载《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方言卷》(2004)。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方向. 1994. 〈富春江上的“九姓渔户”〉, 载《中国民间文化》第2集。上海: 学林出版社。
- 傅衣凌. 1963. 〈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
- 建德县志编纂办公室. 1986. 《建德县志》。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蒋祖云. 1996. 〈水上部落——九姓渔民的婚俗〉, 《百科知识》7。
- 赖青寿. 1999. 《九姓渔户》。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平田昌司主编. 1998. 《徽州方言研究》。日本: 好文出版。
- 施怀德. 1994. 〈兰溪茭白船的渊源及其习俗〉, 载《中国民间文化》第1集。上海: 学林出版社。
- 休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 《休宁县志》。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 许群. 1996. 〈新安江独特民俗: 水上抛新娘〉, 《海内与海外》12。
- 朱海滨. 2006. 〈九姓渔民来源探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1.2。

The Jiuxing Yumin of Southern Anhui and Its Dialect

HUANG Xiaodong

Abstract The Jiuxing Yumin is a special ethnic group that has been on the Qiantang River in Zhejiang and Anhui for generatio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opulation, life and customs of the Jiuxing Yumin in Southern Anhui. Then it describes the language life and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ir dialect. Finally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 dialects spoken by the people on and off shore, while another between the dialects spoken by the Jiuxing Yumin in Zhejiang and Anhui.

Key words southern Anhui, the Jiuxing Yumin, dialect, language features